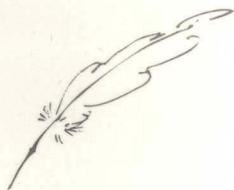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卢梭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 马斯特 (Roger D. Masters) ● 著

# 卢梭的政治哲学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ousseau

胡兴建 黄涛 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卢梭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卢梭的政治哲学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ousseau

[美] 马斯特 (Roger D. Masters) | 著

胡兴建 黄涛 王玉峰 | 译

黄涛 |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的政治哲学/(美)马斯特(Masters,R. D.)著;胡兴建,黄涛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75-0694-7

I. ①卢… II. ①马… ②胡… ③黄… III. ①卢梭,J. J. (1712~1778)—  
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0441号



VI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ousseau

by Roger D. Masters

Copyright © 196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3-151号

## 卢梭的政治哲学

著者 (美) 马斯特(Roger D. Masters)

译者 胡兴建 黄涛等

责任编辑 万骏

封面设计 童赞赞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9

字数 460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0694-7/B·778

定价 78.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卢梭集”出版说明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年，卢梭去逝——他没有想到，经大革命后的国民议会表决，他的骨灰移葬先贤祠。在移葬仪式上，国民议会主席高调宣布：

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感情和习惯有了有益健康的改造，应该归功于卢梭。

卢梭更没有想到，在他仙逝百年后，自己亦成了引领中国民权革命的“神人”——黄遵宪初抵日本时，见“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91页）。革命烈士邹容在其《革命军》一开始（第一章，绪论）就说：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教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欲后，我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卢梭令好些中国文人如痴如狂地追随，要做“中国的卢梭”（如柳亚子），甚至作小说《卢梭魂》追慕卢梭。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据说只有马克思可与之相比——可是，我们早就有了马克思全集，却迄今未见卢梭全集。大哲人卢梭的“微言大义”究竟是怎样的，其实我们迄今还没有看清楚。他出于何种意图以及如何改变了文教人类的一些基本假设，尚需要我国学界志士花费大力去探究。探究的起点，首先在于悉心研读卢梭的作品。“卢梭注疏集”虽计划编译卢梭全部要著的笺注体汉译本，但因译者难觅，仅能勉力从当务之急的卢梭要著的义疏入手，以尚未有汉译的卢梭要著为先，同时注重选译西方学界重要的卢梭研究成果。

愿“卢梭集”伴随我国学界关注人类文教现代巨变的有心之士的努力不断积累、不断完善，终有一日成其所全。

古典文教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

##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英语学界研究卢梭政治哲学的奠基性著作，作者是英文版卢梭全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2卷本, 1990—2007)的主编之一。本书首先扼要概述卢梭的主要政治著作的基本论点(第一部分)，然后再尝试作出自己的评议(第二部分)。换言之，作者力图先如实复述卢梭诸政治著作的基本观点。我们知道，即便要实现这一目的，也十分不易。毕竟，卢梭的政治著作非常讲究写作艺术。

在本书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关于卢梭的英语研究文献急剧增长(参见 John T. Scott 编, *Jean-jacques Rousseau: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三卷, Routledge 2006)。尤其重要的是，卢梭政治著作的笺注体英译有了突出进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细致绎读卢梭诸政治要著的英语专著。尽管如此，本书仍然不失为了解卢梭政治哲学的入门性读本——2002年，本书甚至被译成法文出版。

原文注释中的所有法文文献均未附英译，承蒙吴雅凌博士译，谨致谢忱。作者以解析卢梭要著来展开卢梭的政治哲学，大量引用卢梭原文，中译尽可能采用现有中译本的译文(《论科学和文艺》采刘小枫译文，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遇到与本书中的英

译差别太大的段落，则依从本书的英译。

全书除前言外共九章，第三至五章由王玉峰博士承译，其余由胡兴建博士和黄涛博士承译，最后由黄涛统稿。疏忽之处或未能统一的文风仍然难免，盼业内人士不吝批评指正。

胡兴建

尚新建

2011年12月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 文献缩写

- Annales:《卢梭学会年鉴》(*Annales de la 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 (1905—1964)
- C. G. :《卢梭书信集》(*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de J. J. Rousseau*), ed. Th. Dufour and P. P. Plan, 24 vols. , Paris: Armand Colin, 1924—34。
- E. : Jean Jacques Rousseau, 《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21 vols. , Paris: Emler Frères, 1826。
- G. : 目前有巴黎 Garnier Frères 出版的《爱弥儿》(*Emile*) (1 卷) 和《社会契约论及其他著作》(*Contract Social, et al*) (1 卷) 的几个版本。
- P. : Jean Jacques Rousseau, 《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3 vols. ,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9—1964。
- V. : C. E. Vaughan, ed. , 《卢梭的政治著作》(*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ussea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由 Basil Blackwell 重印(Oxford, 1962)。



## 前 言

### 一、研究意图

[v]在此又添一本有关卢梭的研究有何必要？除了对其生活细节的历史研究之外（在此方面，二战以来已有大量新著），在继续纠缠文本有何意义？针对文本的各种解释，彼此分歧实在太，以至根本无法就其意义达成共识。无论以学术为业可以解决何种生活需要，卢梭在《爱弥儿》中援引的讽刺文作家的回答并不能提供妥当的辩解。<sup>①</sup>

本书的目的非常明确。由于初步的阅读不能充分传达作者的思想，因此，只有基于多年的仔细研究，对哲学文本所作的疏解方才可信。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卢梭正是基于如下理由反驳对其著作的误解：

这些书籍与如今那些把一些零散的思想拼凑在一起的

---

<sup>①</sup> 《爱弥儿》，第三卷：“‘大人，我要生活呀，’一个穷困的讽刺文作家在一位大臣骂他所搞的这门职业是很不体面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那位显要的人冷冷回答道。”（Paris: Garnier Frères, 1961），页 223。

书籍不同,读那些书的时候,读者的头脑可以在每一个想法上停下来。而让-雅克的这些书是一个孤独者的沉思默想,它要求注意力连续集中,而这不大适合于我们这个民族[也就是法兰西民族:此时正值法国人在讲话——作者注]的口味。如果你坚决地要想很好地顺着作者的思路走,你必须花力气而且不只一遍地反复阅读。<sup>①</sup>

有时间对每个哲人“持久地……反复留意”的哲学研究者寥寥无几,虽然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文本,也能获得些许洞见,但一本二手文献却能提供不少便利。

本书是对卢梭主要政治哲学论著的释义。我们认定,哲人卢梭如今仍值得研究。[vi]并且,我们认定,那种主要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研究其思想的做法合情合理,无需检审,因为卢梭本人在撰写使他成名的论著之前就已注意到:

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sup>②</sup>

最后,我们认定,卢梭的哲学著作形成了连贯的整体,他本人曾说,在细心的研究将其“体系”揭示出来时,在其不同的著作中出现的“不均衡”和“矛盾”现象,以及“极为矛盾的警句格言”就会

---

① 《卢梭评判让-雅克》(*Rousseau Juge de Jean Jacques*),对话二,载 Jean 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3 vols. Published to date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9—64), 第一卷,页 932。

② 《忏悔录》,第九章(P. I, 404)。这一认识很明显可以追溯到,“那时我在威尼斯(亦即,1743年9月至1744年8月间,卢梭担任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蒙塔古[M. de Montagu]的秘书),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同上。

变得容易理解。<sup>①</sup>

我的路向有别于现存的许多(即使并非全部)有关卢梭的疏解,这些疏解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专注于介绍其生平及思想,在这类著作中 Charles W. Hendel's 的《让-雅克·卢梭:道德主义者》<sup>②</sup>(*Jean-Jacques Rousseau: Moralist*)是范本;这些著作往往倾向于为先前并未详尽研究过卢梭的人概述其思想。另一类著作则想要论证某一主题,这一主题对理解卢梭的意义来说十分关键,或者至少是一个关键的方面;下面这些标题可以作为此类分析路向的证据,如《卢梭的理性主义》(*Le Rationalisme de Rousseau*),<sup>③</sup>《卢梭的比拉鸠主义》(*Le Pélagianism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sup>④</sup>《卢梭的存在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Existence de J. J. Rousseau*)<sup>⑤</sup>。前一路向通常只提供有关卢梭著作的梗概;尽管它们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信息(例如,提供了不少文献),但此种路向并不能完全满足严肃的研究者的需求,因为这些人在阅读文献的同时,也对文本有自己的见解。与之相对,后一路向的劣势在于太过专业,[vii]尽管用处极大(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就时常采信它们),但却似乎主要是写给以卢梭研究作为终身学术事业的学者们看的。

我将本书献给已读过或正在阅读卢梭著作的人们,它在诸多方面不同于上述路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许是书中丰富的引证,还有穿插在文本分析间的大量旁涉文献。这种做法可能会使我不得不面对许多学者所遭遇过的异议,即好像如果不加个注

① 《卢梭审判让-雅克》,对话三(P. I, 932)。

②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Press, 重印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Bobbs Merrill, 1962。更为简短的介绍,参见 J. H. Broome,《卢梭思想研究》(*Rousseau: A Study of His Though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3。

③ Robert Derathé,《卢梭的理性主义》,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8。

④ Jean-Francois Thomas,《卢梭的比拉鸠主义》,Paris: Nizet, 1956。

⑤ Pierre Burgelin,《卢梭的存在哲学》,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

释便无法行文。之所以要坚持引用,并不表明我屈从于文本,而应视之为一种尝试,即想要为读者提供相当于二手读物或“更具反思性读物”一类的东西,卢梭曾经说,他的著作需要这类东西。<sup>①</sup>

我的目标也说明了我的解读结构,即根据研究的文本(而非根据需要进行的问题)来划分[结构]。尽管有重复的风险,但详尽考察卢梭主要论著(附带引用其他文本中与之最为相关的段落)似乎是满足研究者之需最有用的方法。因此,读者既可以从头至尾通读,也可以直接参阅相关章节。

## 二、卢梭的生平和著作

显然,我想将卢梭视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哲人;对此无须辩解,但它也产生了经常被讨论的“其人”与其作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卢梭本人曾指出,在其哲学中讨论的“自然人”正是他本人,<sup>②</sup>因此,根据他的个人性情和经验来解释其思想主张,就值得考虑(尤其因为这个主题在评论者之间反复出现)。<sup>③</sup>

①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三(P. I, 934 - 35)。所以,我的分析能够根据卢梭在《爱弥儿》的序言中提出的标准来加以评判,参见下文 57 页([校按]原书页码)所援引的段落。

②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三(P. I, 936)。

③ 比如, Daniel Mornet, 《卢梭:其人其著》(*Rousseau: l'Homme et l'Oeuvre*), Paris: Boivin, 1950; Georges May, 《卢梭自述》(*Rousseau par lui-même*), Paris: Seuil, 1961; Jean Guéhenno, 《让-雅克》(*Jean-Jacques*) 三卷本, Paris: Grasset, 1948 [vol. 1]; Paris: Grasset, 1950 [vol. 2]; Paris: Gallimard, 1952 [vol. 3], English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Jean Starobinski, 《卢梭:透明与晦暗》(*Jean-Jacques Rousseau: le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Paris: Plon, 1957; 〈一切不幸源自不平等〉(Tout le Mal vient de l'inégalité), 见《欧洲》(*Europe*) (Nov.-dec., 1961), 页 135 - 49; F. C. Green, 《卢梭:生平和著作研究》(*Jean-Jacques Rousseau: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Ronald Grimsley, 《卢梭:自我意识研究》(*Jean-Jacques Rousseau: A Study in Self-awarenes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60。

[vii]卢梭无疑有着极其独特的个性,但并不显得怪异;正如他在《忏悔录》开篇所说:

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理解我之后才能评定。<sup>①</sup>

有人认为卢梭的个人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实质性思想,对于此种观点还有很多话要讲。比如, Jean Guéhenno 就声称,在“第一论”(即《论科学和文艺》)中对艺术与科学的谴责源于卢梭认识到,对个人的启蒙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只说与自己相关的话,尽管他也谈到了绝对,但仿佛内在于他的东西就是绝对。”<sup>②</sup>要排除这种动机很难,并且,如果真的就是此种动机,就能解释让-雅克的性格和经历。

尽管谴责致力于分析卢梭生平的学者们并不公正——他们是否像《忏悔录》、《对话录》([译按]即《卢梭评判让-雅克》)以及《孤独漫步者的梦想》的作者那样在忠实描述卢梭的性格方面投入了足够多的注意力?——但我们务必追问,这些事情对理解作为哲人的卢梭来说是否有根本意义。考虑到卢梭个性和思想的独特性,许多评论家想要得出如下结论,即认为卢梭的性格是其思想的唯一恰当的解释。比如, Groethuysen 就尝试这样来处理卢梭哲学中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

① 《忏悔录》,第一章(P. I, 5)。

② Guéhenno,《让-雅克》,I, 273-82, 289。比较, Broome,《卢梭》,10。

让我们将卢梭思想中彼此矛盾的理论公式搁置一旁，而将自己限制在他的个体经验中，单凭此种经验就能够使我们理解，在他的灵魂中，回归自然的渴望是如何与对幸福的渴望融为一体的，后者只有在个人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放弃自我、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sup>①</sup>

然而，此种解释法能帮助我们理解驱使卢梭写作的理由吗？[viii]既然他本人曾明确宣称，其著作中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这种解释法的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卢梭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尽管卢梭的生活经验对其著述有巨大影响，同样真实的是，他极其博学。<sup>②</sup>在此仅引用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实，即在与狄德罗交好期间，卢梭的博学似乎对狄德罗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论”（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草稿的几个部分（在此仅提及最相关的例子）都可以视为两人间的对话，并且，这一对话对18世纪法国的智识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sup>③</sup>将导致卢梭与狄德罗决裂的哲学和政治上的原因——或许也加剧了他们在私底下的不和——归结为个人方面的冲突，这种做法可能会篡改卢梭的私人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

① Bernard Groethuysen,《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Paris: Gallimard, 1949, 页 120。参见页 131 以及有关卢梭的个人宗教(不同于他的哲学)的恰当评论(参见第九章, 尤其页 39)。

② 重构对于卢梭的理解的尝试, 参见 Marguerite Reichenberg,《论卢梭的阅读》(*Essai sur les lectures de Rousseau*), Philadelphia: [n. p.], 1932; 部分以“卢梭文库”(La Bibliothèqu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为题重印过, 参见 *Annales*, X XII (1932), 181 - 250。亦见, Robert Derathé,《卢梭及其时代的政治科学》(*Jean-Jacques Rousseau et la Science Politique de son temp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y de France, 1950, 尤见第二章。

③ 比如, 参见 Jacques Proust,《狄德罗与百科全书》(*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Paris: Armand Colin, 1962, 第十章, 尤其参见页 341 - 42。亦见本书第六章。

这一传记性问题。<sup>①</sup>

卢梭十分严肃地对待自身写作所处理的问题；他的主要论著都试图“超逾”自己的时代，发现“对人类幸福有莫大关切的真理”。<sup>②</sup>正如许多人主张的，如下看法也许真实，即他的哲学洞察力是其心理问题和心理缺陷的产物，兴许是其精神错乱的产物。但此类解释——即便它能揭示其思想的“直接原因”[ix]——既不能解释像“第二论”和《社会契约论》这类著作的独特哲学品质，也不允许人们将其评判为解决人类永恒问题的智识成果。

为了防止我们一开始就自认为比卢梭聪明——这种自以为是十分危险，只有少数人才能写出在两百年之后还能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著作——最好是不拒绝如下可能，即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哲学体系中包含有真理，或者说它至少指向仍然与我们相关的哲学问题。不管是出于对卢梭生平的兴趣，从而作为理解其哲学的手段，还是为了研究西方思想史，只要想要阅读卢梭的主要论著，就必须放弃关于这些论著只是其怪异个性之产物的假设。

### 三、本书的分析结构

既然卢梭主张他的著作需要仔细研究，那么，眼下这本书的意图就只是提供对其“体系”的洞察，借此为研究者的自行阅读助

- 
- ① 事实上，要表明卢梭的个性与其哲学思想十分不同并不难。卢梭自己总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距，他写道，在写作其哲学性著作那些年，他“完全被改变了”，并且身处“一种与（他的）自然禀赋极其相反的世界状态中”。《忏悔录》，第九章（P. I, 416-417）。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要区分作者的著作与其本人——比如，〈爱讥讽者〉（*Le Persefleur*）（P. I, 1107）；〈致勒卡书〉（*Lettre à Lecat*）（P. III, 100）；〈致博蒙书〉（*Lettre à M. Christophe de Beaumont*）（Garnier, 页 440-41）；在《对话录》中，卢梭告诉他的对话者，让-雅克的著作可以在没有见到作者本人的情况下来评判，这绝非偶然。《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三，（P. I, 939-42）。
- ② 《爱弥儿》（*Emile*），序言（Garnier, p. 3）；“第二论”（*Second Discourse*），绪论（*Exordium*）（P. III, 131, 132）；“第一论”（*First Discourse*），前言，（P. III, 3）。



一臂之力。在《对话录》中，卢梭的想象的对话者曾如此描述自己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

从我第一次阅读开始，我就感到这些作品是按照某种顺序推进的，必须找到这个顺序才能触摸到串起这些作品内容的链条。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顺序与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是反向的，作者从原理追溯到原理，在他最后的几部作品中才触及到最首要的原理。所以要用综合法前进，必须从阅读最后的作品开始。我就是这样做的：我首先致力于阅读《爱弥儿》，他是以这部作品来结束他的体系的。他此后发表的另外两部作品并不是他的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仅仅是用来为他的祖国和他的声誉做个人辩护用的。<sup>①</sup>

在此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卢梭著作的一种分类，还获得了他提示的正确的重读方法。我们应认真对待他给出的提示，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这一指示是本书布局谋篇的基础。

在写作《对话录》(1772—76年)时，卢梭已出版如下论著([中译编者按]这份编年目录原在注释中，为便于读者，移到正文)：

1737：〈法式歌曲〉(Chanson, 诗歌与音乐, 发表于《法兰西信使》[*Mercur de France*])；

1739：〈华伦男爵夫人的果园〉(Le Verger de Madame la Baronne de Warens, 诗歌)；

1743：《论当代音乐》(*Dissertation sur la Musique Moderne*)；

---

① 《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三(P. I, 933)。随后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山中书简》(*Lettres Ecrites de la Montagne*)和《致博蒙书》。



1743:〈致波德尔先生〉(Épître à M. Bordes, 诗歌, 发表于《凡尔登杂志》[*Journal de Verdun*]);

1750:〈西尔维的林荫道〉(*Allée de Silvie*)与〈对梅塔斯塔齐奥的一支意大利歌曲的自由模仿〉(Imitation Libre d'une Chanson Italienne de Metastase, 诗歌, 发表于《法兰西信使》);

1750:《论科学和文艺》(*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简称“第一论”);

1751:〈致雷奈神父〉(Lettre à M. l'Abbé Raynal, 发表于《法兰西信使》);

1751:〈关于答波兰国王的观察〉(Observations sur la Réponse ……), 常称为〈答波兰国王〉(Réponse au Roi de Pologne, 发表于《法兰西信使》);

1751:〈致格里姆书: 论戈蒂埃先生反驳格里姆文论〉(Lettre à M. Grimm sur la réfutation de son Discours par M. Gautier);

1752:〈最后的答复〉(Dernière Réponse), 常称为〈答波德尔〉(Réponse à Bordes);

1752:〈关于一个新驳难书〉(Lettre sur une Nouvelle Réfutation ……), 又称为〈致勒卡书〉;

1753:《纳喀索斯》(*Narcisse*) (剧本, 1752 年首演; 附有重要序言);

1753:《乡村本堂神父》(*Le Devin de Village*, 歌剧, 1752 首演);

1753:《论法国音乐书》(*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

1753:〈论使用铜器之危害书〉(Lettre sur l'usage dangereux des Ustensils de cuivre, 发表于《法兰西信使》);